

关于卢卡契哲学、 美学思想论文选译

张伯霖等 编译

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

思想论文选译

张伯霖等 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德志
责任校对 易小放
封面设计 宝克孝
版式设计 韩 锐

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
Guanyu Lukaqi Zhexue
Meixue Sixiang Lunwen Xuany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羊堂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40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册
统一书号: 2190·127 定价: 1.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选译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美国、联邦德国等国一些学者论卢卡契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论文。此外还收入了我国学者客观介绍近年来国外研究卢卡契思想的一些文章。

编者说明

乔治·卢卡契(Georg Lukács, 1885—1971)是匈牙利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卢卡契早年曾深受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也努力地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据他自己说,他在当时还是用黑格尔的眼光来看马克思的。

卢卡契于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当上苏维埃政府负责文化、教育的人民委员,后又在前线红军中任政委。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契流亡维也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卢卡契在《论议会制问题》一文中采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左”倾立场,列宁尖锐地批评他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①

卢卡契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草案(即勃鲁姆纲领),都受到过激烈的批评。当时认为他写的书和起草的纲领有唯心主义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卢卡契在1924年写成的《列宁》一书,高度地评价了列宁的理论和实践的功绩,着重指出列宁作为马克思革命活动的伟大继承者,为分析和评价现时代,作出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所作的同样的事情。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3—144页。

1933年法西斯上台后，卢卡契从柏林迁居莫斯科，直至1945年才返回匈牙利。在苏联期间，他除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的政治、文化活动外，还写了大量的著作，如《青年黑格尔》(1937年)、《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1939年)、《论历史小说》(1936—1938年)、《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1944年)、《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1945年)等。

1945年，卢卡契回到祖国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任教，并写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如《文学与民主》(1947年)、《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年)、《歌德及其时代》(1953年)、《理性的毁灭》(1954年)、《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等。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卢卡契任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但他反对纳吉关于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在匈牙利共产党改组时，他未被接收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但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69年又被重新接纳入党。1963年，卢卡契完成并发表了两卷本的《美学》巨著，晚年又写成一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契于1971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卢卡契一生的经历十分曲折复杂，著述很多，涉及的方面也极广。卢卡契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各种观点杂然并陈。因此，从二十年代起，关于卢卡契本人及其政治理论观点、哲学观点和文艺理论观点，就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他曾受到过多次批判，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也受到过一些人的赞扬。近十几年来，对卢卡契的评价虽然有比较大的变化，但仍有很大的不同。鉴于卢卡契是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一位思想家，而关于卢卡契的争论又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特编译这本书，介绍一些国外学者对卢卡契的研究情况和各种不同的看法，供大家分析研究。

关于卢卡契的研究和评论，国外资料很多，本书只选取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材料。由于我们看到的材料有限，所介绍的情况和选取的材料可能有欠缺之处，在译文方面也会有不妥当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杜章智和燕宏远同志的帮助和指正，在此特致谢意。

目 录

译 文

- 纪念乔治·卢卡契〔苏〕《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1)
- 关于卢卡契的哲学观点〔苏〕B. H. 别索诺夫等……(6)
- 乔治·卢卡契〔匈〕I. 海尔曼……(23)
- 关于卢卡契的争论〔波〕K. 奥霍斯基……(29)
- 卢卡契和生命哲学〔联邦德国〕R. 施太格瓦尔德……(42)
- 乔治·卢卡契的思想〔美〕E. 巴尔……(59)

资 料 附 录

- 近年来国外关于卢卡契的研究……杜章智(125)
- 匈牙利研究卢卡契的近况……冯植生(137)
- 国外对卢卡契的几种评价……燕宏远(144)
- 卢卡契和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杜章智(157)

纪念乔治·卢卡契*

——〔苏〕《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

著名的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乔治·卢卡契于今年六月逝世。

卢卡契有很复杂的遭遇。他主要是哲学家，他把他的极其渊博的知识、论战家的才能和研究家的精力用来研究解决最现实的精神问题。卢卡契的著作以立论尖锐著称，引起了世界哲学界的重视。同时，卢卡契的观点并不总是前后一贯，他有时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卢卡契在布达佩斯、柏林和海德堡接受了哲学教育，他的老师中有西美尔、维贝尔等人。在1911—1912年，卢卡契出版了他的头两本书——《现代戏剧发展史》和论文集《美学文化》，在其中还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这时他已经接触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但是据他自己承认，他当时是“通过西美尔和维贝尔的三棱镜”看马克思的，即把他首先看作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确，他由于比他的这两位老师更富于情感，领会了马克思著作批判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过他也跟这两位老师一样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意义估计不足。

* 这是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乔治·卢卡契逝世后发表的悼念文章，载于该刊1971年第11期。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1919年），卢卡契流亡到维也纳。维也纳流亡时期对卢卡契说来是探索完整的、没有内在矛盾的世界观，进行紧张的工作和学习的时期。卢卡契及其同志们——匈牙利、波兰、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流亡者——在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苏维埃政权取得内战胜利的鼓舞下，在这些年代认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革命起义遭到失败，世界革命的实现是最近将来的问题，因此，鉴于革命浪潮的高涨，所有共产党人必须以最激进的方法进行活动，除了与所有资产阶级制度、生活方式等立即完全决裂的策略以外，不相信任何其他策略。这些年代在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成了这种极左的革命救世主义思潮的号角，卢卡契最积极地参与了这家刊物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的制定。

然而，政治斗争的现实性、采取具体实际决定的必要性曾迫使他一再考虑自己的原则路线，以求做到具体行动和思想立场的统一。而且，正如他说的，“生活本身提出了那种常常与我的唯心的空想主义、革命的救世主义相对立的理性立场”。毫无疑问，培养现实主义意识和党性意识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卢卡契说来就是了解弗·伊·列宁的著作、首先是列宁的革命理论，再就是列宁对卢卡契一篇文章的直接批评。卢卡契在当时就承认了这一批评的正确性，因为这一批评迫使他“更清楚和更彻底地把对历史前景的理解与日常实践联系起来，在这种意义上为观点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无论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还是对这位哲学家本人都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卢卡契准备出版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这本书引起了不少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

今天。

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契还未能克服在前些年形成的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概念方面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弱点。卢卡契本人后来这样表述他这部著作的主要缺点：“《历史和阶级意识》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毫不相符，客观上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史中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哲学论证和政治结论方面暴露出极严重的偏向。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总归是反对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础。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它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只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哲学，忽略或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界的结论。”

卢卡契的以后一些著作，包括1936年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为博士论文答辩过的《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一书，反映出这位哲学家为了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而进行严肃工作的新时期。

在卢卡契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第一次得到阐明的许多理论问题，今天已得到普遍公认。其中也包括这位哲学家在三十年代侨居在苏联时所写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评论方面的著作。卢卡契从1933年到1945年在莫斯科哲学研究所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论文，研究历史小说的巨著，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的历史》，专著《歌德及其时代》、《论作家的责任》、《帝国主义时代的德国文学》等。

由于有敏锐的历史感、渊博的学识，因而很容易弄清所考察时期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卢卡契论述文学史的著作中展现出了带有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历史特点的社会关系发展情况，这部或那部艺术作品创作时的具体社会心理情况的生动而准确的图景。最吸引卢卡契的注意的是十九世纪，这是资

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生存和文化的各种形式最后形成，同时又是危机、这些形式的解体开始、强大的世界革命过程开始的年代。卢卡契把欧洲现实主义的产生同由巨大社会变革诞生的新型的人的形成联系起来。

卢卡契的美学信条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对他来说“永远是寻找现实的本质，即隐藏在表面现象下面的本质”。卢卡契否定作琐碎描写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公正地把它看作是一种颓废派文艺；他同等看待模仿的现实主义和虚假的新作风的美学价值，它们都同样没有真正在生活中扎根，不能完成艺术的真正任务——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

卢卡契认为现代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绝对抽象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表现，认为“经济范畴正是在自己的瓦解中表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真正是‘存在的形式，存在的条件’：当广大群众物质社会生活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被动摇时，必然产生出充满空虚和失望、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情绪”。1945年，匈牙利由苏军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之后，他回到了祖国，在那里写的《理性的毁灭》(1954)一书中，也分析了(在资产阶级文化和哲学的危机背景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加强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准备的关键。

在五十年代，卢卡契开始了一项规模很大的工作，打算把自己的观点加以最全面、最系统的叙述。在美学理论领域中，结果写成了一部两卷本的巨著《美学》(1963年)，专门讨论列宁的反映论应用于艺术领域的问题、对现实的美学态度形成的问题、日常反映转化成美学反映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其他许多问题。

在晚年，卢卡契着手实现把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观点建成同样完整的体系的想法。从这部著作中只发表了两篇文章，其标题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基本原理》（这部书的标题大概应该是这样）和《黑格尔本体论中的真和假》。在这两篇文章中，卢卡契在大致叙述他这最后一部著作的一般原则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很少被解释成本体论，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说明，“对于马克思来说，实际上哲学中决定性的东西是：克服黑格尔的虚假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描绘出唯物主义和历史的本体论的理论和实际的轮廓”。因此，卢卡契的最后一部著作看来在许多方面是应该发挥还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考察过的、与在所谓本体论水平上“工作”的愿望有联系的基本的直观的，但是这一次自然是按照另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发挥它了。死亡中断了这一工作。

苏联哲学界将记住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乔治·卢卡契，他对世界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杜章智 译）

关于卢卡契的哲学观点^{*}

〔苏〕Б.Н.别索诺夫 Н.С.

纳尔斯基 М.В.雅科夫列夫

卢卡契的活动（包括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是在二十年代开始的。他留下了大宗理论遗产，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引起尖锐的争论和讨论，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内部和外部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共产主义的敌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修正主义）至今还企图利用卢卡契的名字、他的观点的矛盾方面和错误方面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仿佛卢卡契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而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则公开宣称卢卡契是“修正主义的先锋”。至于卢卡契本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考察，力图克服先前犯过的错误（有时候以新的形式重犯，又重新加以改正）。

在半个世纪的理论活动中，卢卡契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著作。他竭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对它进行的庸俗的、机械论的歪曲，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颓废的和反动的思潮进行了批判，热忱地和坚定地揭露了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法西斯主

-
- 本文是别索诺夫《打着新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反马克思主义》一书（1978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版）中的一节，标题是译者加的。这一节是别索诺夫与纳尔斯基和雅科夫列夫两位教授合写的。

义。他在文学和艺术理论方面的活动特别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果。他揭示了艺术中各种形式主义概念的丑恶社会本质以及毫无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工人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卢卡契与他们相反，他认为正是工人运动是这一斗争的领导力量。如果说卡·科尔什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否定的话，那末卢卡契则相反，他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肯定。

卢卡契是从唯心主义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学习期间，受到狄尔泰和西美尔的“生命哲学”以及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和维贝尔社会学的影响，后来在维也纳和曼海姆一起讨论了意识形态理论问题。然而不久之后，卢卡契爱上了黑格尔学说，他虽然在这个时候已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然而他承认暂且还是“以黑格尔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对黑格尔本人他是费希特的眼光来看待的。

在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卢卡契加入了它的行列。他积极参加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是共和国政府负责教育、文化的人民委员，然后又是在前线作战的第五师的政治委员。因此，卢卡契在理论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前就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了。

这一情况，以及卢卡契开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那种历史环境的特点，给他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形成打上了明显的印记。资本主义各国革命斗争的高涨使那些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产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获胜的深刻信念。在这种环境中，许多共产主义者犯了所谓的“左派”幼稚病，这反映了不坚定的、易于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

端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个毛病卢卡契也未能幸免。

根据他自己承认，在这些年代他充满左倾宗派情绪；他迷恋若·索列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罗·卢森堡和艾·萨博的著作对他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此外，他受到了“左派共产党人”的严重影响，但是，他说他也“几乎”认识了列宁的革命理论。

象许多“极左派”一样，卢卡契把匈牙利革命事件的发展看作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投降”^①。他流亡奥地利时，与极左派——意大利的博尔迪加和特拉契尼以及荷兰的潘涅库克和戈尔斯特——密切合作。这些集团团结在《共产主义》杂志（第三国际内的极左派的机关报）的周围，象后来卢卡契说的那样，这个杂志实质上站在宗派的立场上，宣扬“救世主义的和乌托邦的目标”，宣布“和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全面决裂”。

卢卡契的《论议会制问题》一文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坚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大家知道，列宁批评了这篇文章：“卢卡契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别是臆想出来的；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没有注意最主要的东西（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②

卢卡契认为列宁的批评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开始”。但是后来他说：“我还长期停留在宗派的立场上”，他的确仍然继续跟随极左的工团主义反对派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据他自己

① 卢卡契，《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柏林版，第7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290页。

承认，在趋极端的主观主义意义上的宗派主义最严重地影响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前景的估价，他在这方面表现了幅度极大的动摇，从极端兴高采烈变到悲观失望。

在十月革命后头几年的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况下，他写成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1919—1922年），这本书对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本书是一个论文集，这些论文的大部分是在1918至1923年间在期刊上发表的。其中最具有份量的一篇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卢卡契声称，他打算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唯物主义解释相对立的“真正马克思”精神的解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只是看作客观主义的经济学说，他们在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把社会辩证法抛弃了或者庸俗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教条式的歪曲。卢卡契认为，恢复革命马克思主义必然和恢复黑格尔辩证法、黑格尔传统联系在一起。他正是把这点看作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任务。写这本书表示作者想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尽管这个愿望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实现。在这本书中，他尖锐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哲学的对象和社会意义、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人类实践的结构、主观因素、个人的积极性以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意义等。

他还专门考察了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前）。这样，卢卡契就是最先提请研究者注意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企图说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的人们之一（虽然卢卡契本人在